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六十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進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人十

宋太宗

宋史太祖本紀紀太祖在周戰功甚詳而太宗不聞有是乃與趙普謀擁戴太祖藉太祖威名以服衆以太祖爲孤注事不成太祖首當其旣事成已安享其福陳橋之事計畫已定然後入白正以倉猝見其神異是固然矣乃賀皇后傳云生魏王德昭五年寢疾薨乾德二年

出閤計太祖崩德昭已二十餘歲受杜太后遺命時問太祖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憮然乃曰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但恭帝當世宗崩止七歲豈可同論況德昭喜慍不形見本傳謹重寡言喜讀書不好犬馬之翫

邪見事略本傳

太宗既與趙普定受禪之計卽以主長君愚

其母以定自立之謀太祖明明墮其術中而不能禁也且后妃傳于昭憲杜后傳業已言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其文甚明而廷美獲罪貶死後太宗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邇者鑿西池水心殿成朕將泛舟往廷美與左右謀以此時

竊發不果卽詐稱疾于邸候朕臨省因而爲變種種曖
昧不明以此爲廷美罪案何以服廷美廷美傳云昭憲
及太祖本意蓋欲太宗傳廷美廷美傳德昭德昭不得
其死德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又言太宗嘗以傳
國事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普固小

人而太宗于母子兄弟骨肉之間則已甚矣

鶴壽案自古帝王之

與必先天與之而後人歸之若使天未嘗與之雖有百
姦臣謀之豈有益哉宋史稱陳橋之事人謂趙普及太
宗先知其謀先生據此遂謂盡出太宗之權謀太宗非
爲太祖謀直爲他日自己地步驟聆此言豈非誅心之
論先生尤恐別無證佐見太宗本紀贊云太祖之崩不
驗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
不成殺則後世不能無議焉乃就此四事各引本傳敘
述之以實其罪而太宗一生無往非陰謀詭計不能逃

我誅心之論矣今案太祖本紀云周世宗北征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恭帝即位宗不豫還京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恭帝即位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首訓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爲天子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于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未及時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由此觀之陳橋之事乃是天與人歸信如先生之說其謀盡出于太宗豈韋囊之木實太宗所陰藏日下之日係太宗之誑言羅拜之衆由太宗所指使乎況宋史稱太宗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徽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則其威名亦豈不足以服衆者哉

從來年號不過兩字其有三字四字者皆亂政也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欲爲并魏也武后之天冊萬歲萬歲通天爲改唐爲周也而太宗一姓傳授乃特標太平興國

四字之號以自表異顯其興國之功且非易姓及大變
故若唐肅宗之于天寶從無當年改元者而太平興國
之元卽開寶九年也以此見太宗之急急于死其兄惟
恐不速本紀贊云太祖之崩未踰年改元涪陵縣公廷美
之貶死武功王昭德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
無議焉其三事已詳上若孝章宋皇后太祖至道元年

崩至權殯普濟佛舍終太宗真宗世神主享于別廟則

太宗之忍于死其兄卽一婦人猶然

鶴壽案太宗未踰年而改元宜爲史

氏所譏先生因此并責其四字年號爲亂政未免過于
誅求太祖每對近臣言太宗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
必爲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然則太祖早已爲之識
語矣況太宗意在削平天下興國乃其素志豈必以此

自表
異乎

東都事略曰廟室祔以一后若追冊者則否太祖祔以

孝昭者

王氏太祖

禮之正也太宗祔以懿德者

符氏太宗蓋

以明德在也

李氏太宗

及明德崩與懿德同祔而元德

李氏

太宗夫人生真宗
追尊爲皇太后

以誕育真宗亦得祔焉此則從禮變

也于此之時孝章

宋氏太祖后
即所謂宋后

豈不應與孝明同祔邪

太祖廟宜亦祔三后而孝章又不得升配太祖何邪至

神宗之世追冊之后竝配于廟于是孝章始升祔焉俾

此言雖爲真宗發而太宗之殺禮于太祖見矣

事略于廷美傳敘事甚略德昭傳直云暴薨諱自刻不

言皆曲筆

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卽位遽改爲炅从火日見也古炯切殆自嫌名鄙必改爲从火从日以自顯殊不知太祖匡允之名義極平正而改賜之時在太祖絕不知其異日將爲天子不使其與已排行太宗意嫌之故卽位而遽改之

謂與案光義二字有何見邪而謂太宗意嫌之邪此更按求到不經意處

受禪乃太宗與趙普本謀

受禪事起倉猝其實乃太宗與趙普本謀也方周世宗北征于地中得三尺木題曰點檢做

見舊五代史

五月六月租而

太宗與趙普生心矣明年正月而禪七八月之久兩人

所經管圖度者皆爲此事而太祖不知也本傳云北征至陳橋太祖被酒卧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贊云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執或然自今觀之豈徒或然已哉事定以佐命功充樞密直學士佐命者不但今日事卽異日燭影斧聲早已安排定矣天下已歸宋愚弄其母脅制其先使不得不傳位于太宗而普及于榻前爲誓書藏于金匱營私事露太祖已斥普不用太宗立亦幾忘普之功普言願備樞密以察姦變又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事辭甚切

至見本

傳及其再相患得患失之心愈熾惟恐翼戴傳位

一事猶不足以固寵乃得盧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上聞
廷美貶斥亦可已矣而普復以廷美謫居西洛非便復
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
防他變詔降涪陵縣公房州安置甫至房州憂悸成疾

死

俱見廷美傳

普之罪于是真莫可逭矣卽德昭之死雖太

宗殺之安知不成于普手邪且普一介鄙儒有何功德
而元僖稱其功曰開國元老參謀締構配饗詔云翊戴
興運光啓鴻圖所謂締構翊戴者非指陳橋事乎上清
太平宮神語曰趙普久被病亦有寃累耳力疾冠帶出
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所謂寃累者非廷美德

昭乎贊云廷美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

吁豈特與有力殆是其一手所爲廷美傳云凡廷美所

以遂得罪普之爲也與本傳贊不同

鶴壽案趙普誠哉小人然亦嘗讀半

部論語論語不云乎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陳橋之事與

弑君何異而先生定以爲出自趙普之謀至于燭影斧

聲公然弑父見于相山野錄此乃吳僧文瑩之謬記而

先生又信之并兩案爲一案于是太宗直爲大逆無道

人矣今案太祖于太宗極其友愛數幸其第太宗嘗病

亟太祖往視之親爲灼艾太宗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灼

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太祖崩于萬歲殿據宋史官

者王繼恩傳言時太宗在南府王繼恩中夜馳詣府邸
請太宗入甲寅卽帝位然則太祖崩後太宗方入安得
有篡弑之事乃李燾長編云壬子帝不豫夜召晉王虜
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
若有所避避之狀旣而上引柱斧戮地大聲謂晉王曰
好爲之已而帝崩長編作于孝宗之世去開寶幾及二
百年傳聞失實而孝宗爲太祖後人故李燾一無忌諱

而竟采及野史薛應旂通鑑又云宋后見晉王遼呼曰
吾母子之命俱託于王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此
等皆無稽之譚不然元人修宋史有何避忌從無一語
及此邪先生不以正史爲據謂陳橋受禪時太宗與趙
普早已作此想是所見遠
在邱濬程敏政諸人下也

王安石怒交趾言新法不便

熙寧九年二月宣徽南院使郭逵爲安南道招討使罷
李憲以趙高副之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案宋史紀事
本末得交趾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
今出兵欲相存濟王安石怒乃請帝以郭逵爲招討使
安石于神宗直以傀儡待之拽起放倒惟所欲爲此事
直至外夷以爲口實形諸露布亦可悟矣方且荼毒生

靈以快安石之憤後之效法者踵相接誠罪之首旤之魁也

蔡攸以進奉得少師

徽宗本紀宣和五年蔡攸爲少師案三朝北盟會編云蔡攸以宣撫司羨餘進大珠百萬金四千兩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土宜帝喜之故也

三路都統葛王裒

高宗本紀紹興十年五月壬寅金人圍順昌府三路都統葛王裒以大軍繼至劉錡力戰敗之案紹興十一年金改元皇統金史世宗本紀云皇統間封葛王此葛王

爲世宗無疑而金史世宗本紀絕不載三路都統之事
世宗生于天輔七年癸卯則宣和五年也至紹興十年
纔十八歲耳豈以乃父訛里朶之功遂授厥子以重任
乎案訛里朶死于乙卯葛王未立事功而遂付以三路
都統之任以援兀術事不可解若果有之本紀豈有遺
失不載乎鶴壽案金史稱世宗皇帝諱雍本諱烏祿惟
大金集禮云世宗初改名褒然帝王所改之
名作本紀者不應遺漏况順昌之圖在紹興十年而金
熙宗改元皇統已在紹興十一年世宗本紀但言皇統
間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封葛王則受封未必在十
一年即在十一年而圖順昌時尚未封葛王也三路都
統必非世宗宋史新編刪去此句乃通鑑則云劉錡至
順昌城下三路都統葛王烏魯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
合而薄城烏魯卽烏
祿也則又似非他人

完顏宗賢

高宗本紀紹興十二年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爲奉迎兩宮禮儀使丁卯皇太后偕梓宮發五國城金遣完顏宗賢劉昫護送梓宮案金史完顏有兩宗賢一名阿魯一名賽里王倫傳曰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昫送天水郡王喪柩云云則此宗賢乃賽里也

巫伋等爲金國祈請使

高宗本紀紹興二十一年二月壬戌遣巫伋等爲金國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增加帝號等事案大金

國志云後至金主問祈請者何事後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看墳人後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後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乃是本國中國可自處之後唯唯而退鶴壽案紹興二十一年高宗在位已二十五年矣安有父兄在外如此之久而始祈請者乎高宗貪位故遲延至此巫後之唯唯實欲迎合上意然而不可爲臣矣豈不聞徽宗沒于金司馬朴朱弁在燕山服斬衰朝夕哭洪皓在冷山操文以祭乎

虞允文拒戰金主亮

高宗本紀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等以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戰勝卻之案當時戰功李寶第一虞允文原未嘗戰特完顏

亮先于庚午日聞大定之立欲于丙子日濟江而揚林
沙塞乘憤盡殺其舟師君臣疑阻師徒內潰曾不一戰
觀北盟會編及本紀阿鄰諸傳可見允文雖忠智然不
容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

以張浚爲宣撫處置使

高宗本紀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
陝京西湖南北路隸之聽便宜黜陟案此時張浚方立
功樞密院肯出外乎蓋爲薛慶所拘恥同枋頭之敗故
殺太子而統兵出外耳細觀本傳次序自不被此老瞞
過今以此改入後方妥不然旣爲宣撫處置使又命知

樞密院事亦不合

楊皇后年反長于寧宗不可信

理宗本紀紹定四年春正月戊子皇太后年七十有五
上詣慈明殿行慶壽禮案恭聖仁烈楊皇后傳紹定四
年正月后壽七十帝率百官朝慈明殿五年十二月壬
午崩于慈明殿壽七十有一則本紀有五二字衍但寧
宗本紀崩年五十七以紹定四年計之寧宗若在當年
六十四則楊后反長于寧宗六年寧宗恭淑韓皇后以
慶元六年崩楊后自少以姿容選入宮恭淑崩后乃以
色升其年反長此不可信

度宗紀張順三見

度宗本紀咸淳元年閏五月丁卯故成都馬步軍總管張順沒于王事詔特贈官五轉其子與八官恩澤又八年五月大元兵久圍襄樊援兵扼關險不克進詔荆襄將帥移駐新郢遣部轄張順張貴將死士三千人自上流夜半輕舟轉戰比明達襄城收軍閱視失張順又九年二月甲申詔鄂州左水軍統制張順沒身戰陣贈寧遠軍承宣使二子承信郎立廟京湖贈額曰忠顯八年之張順似卽九年之張順而語亦多不可解若元年張順則必有錯誤

鶴壽案據宋史忠義傳推之咸淳八年死于襄城下者張順也九年死于龍尾

洲者張貴也張順傳云襄陽受圍五年宋闕知其西北
一水曰清泥河卽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千求將
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俾爲都統漢
水方生發舟百艘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
勁弩夜滿下三刻起釘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毀
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
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絙攢杖數百轉戰百二
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過
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諸軍驚以
爲神立廟祀之此與八年本紀合張貴傳云襄帥呂文
煥力番共守貴欲還郢乃募二士使持蠟書赴郢求援
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
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入去貴曰吾
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
斷鉅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
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菰列炬火光燭天如白
晝漸近龍尾洲逸望軍船旂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
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執近欲合則乘舟皆北兵
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
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死之乃命降卒四人

昇尸至裏令于城下曰穢矮張乎守陴者皆哭文煥斬
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此當卽九年本紀所
載實張貴事而以爲張順者俗呼順曰矮張而示貴尸
于城下亦曰矮張故作本紀者遂于九年誤書張順也
惟贈典不知本傳何以不載

瀛國公立係四歲

度宗本紀咸淳七年九月己丑子焘生瀛國公本紀瀛
國公名焘度宗皇帝子也母曰全皇后咸淳六年九月
己丑生于臨安府之大內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奉遺
詔卽皇帝位年四歲六年當作七年

潘大杰

瀛國公本紀德祐元年四月濠梁主簿潘大杰攻金壇

縣取之案本紀作大恠李成大傳作大本說文本字重
文恠注云古文則此字宜作恠

元軍軍錢塘江沙上

瀛國公本紀德祐二年二月壬寅大元軍軍錢塘江沙
上潮三日不至潮三日不至或如周室將亾三川告竭
之意而元兵之軍于錢塘江沙上則事之所必無江潮
之猛伯顏卽不知而宋人降元者累累如果有此必止
之矣

宋元宰相位號

十七史商榷詳言宰相位號所謂宰相者不過爲之品

目非官名也宋初沿唐制故宋史宰輔年表于宋初但
爲僕射不同平章事仍不是宰相故曰自守司徒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樞密使行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于以樞密使加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戶
部侍郎樞密副使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之類皆同一
宰相也其第二格皆執政也曰參知政事曰樞密使曰
樞密副使曰知樞密院事曰同知樞密院事曰簽書樞
密院事曰同簽書樞密院事曰宣徽北院使曰宣徽南

院使曰東京畱守皆執政也自孝宗乾道七年二月改僕射官名爲左右丞相因仍以至元代一中書令二右丞相三左丞相四平章政事五右丞六左丞七參知政事自憲宗以前皆無可攷中書令雖有其名終元世未嘗授也特空立此名以縣一格蓋自世祖三年始略備而中書令仍缺至元七年置中書省惟設平章政事以下至二十五年又置尚書省于是右丞相等六者爲官名而中書尚書仍省名也然二省或暫設遽罷自成宗以後只是完津一人爲右丞相而左丞相常缺其餘亦皆缺

恐表中
有逸漏

然宰相之名于是爲略正矣

王景等七人傳

宋史王景等七人傳皆五代舊臣入宋者卷末論曰景輩遭五代亂奮身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攷景等七人入宋本身子孫皆以功名終竝無一謀叛誅滅事論中云云殊不可解

向敏中事不實

向敏中傳天禧初進右僕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向觀之勿言朕

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云云李昉子宗諤傳
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以疾卒不應天禧初尚在此事朱
子名臣言行錄亦載之作李昌武卽宗諤字也然究不
可信且云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尤不可解張齊賢傳
真宗卽位四年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宰輔年表天禧元
年八月庚午王欽若自樞密使同平章事加尚書左僕
射何言未嘗除僕射耶鶴壽案詮除者國家之大典豈
以博臣下之歡心哉若使真宗
果有此言李宗諤果奉此命君臣皆不成體統矣此由
紀事者欲形容寵遇之盛而不自知其言之失實耳

夏竦欲誅保塞兵

歐陽修傳夏竦欲誅保塞脅從者二千餘人夜半屏人

以告修修止之蘇子由謨神道碑則與修謀誅保兵者
富文忠公弼也竦最惡修安肯與之密議當以神道碑
爲正

梁顥登第之年

梁顥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甲科真宗景德元年爲翰
林學士權知開封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若以景德元
年年九十二推之則雍熙二年當年七十三洪邁容齋
四筆引陳正敏遜齋閒覽云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
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
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卽如遜齋

之言顯以八十二登第九十餘卒不過八九年其官祕
書監並非翰林學士皆與宋史乖刺遯齋書不傳容齋
辨之云予以國史攷之梁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
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
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天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
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予謂宋史不過以四十
二誤爲九十二其他皆合顯有二子傳末云子固進士
出身直史館卒年三十三與容齋引正史合宋史又云
梁適翰林學士顯之子少孤輯父遺文以進可見顯年
必無九十二

以蔡確詩爲譏訕非寬

閩中有三蔡皆非一族襄莆田人正人也確晉江人京
仙遊人皆在姦臣傳不但襄與二姦薰猶異器卽確與
京亦絕無關涉元祐中確奪職徙安州遊車蓋亭作詩
云矯矯名臣郝鎮山忠言直節上元閒古人不見清風
在歎息思公俯碧灣吳處厚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鎮
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
后確遂南竄處厚說雖似鍛鍊然確爲王安石所薦直
王韶之罪黜沈括之官興文及甫之獄又言曹參遵蕭
何約束陛下立新法豈容挾怨壞之其一意紹述如此

則用郝處俊事其為誣詆宣仁無疑處厚雖非君子然
附確傳似太苛紹聖閒追貶歙州別駕此小人報復豈
公論乎堯山堂外紀確車蓋亭詩吳處厚箋注以聞宣
仁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遂貶新州攷宋史詔確具析
確自辨甚悉劉安世等言確罪狀著明何勞待其具析

乃大臣委曲為之地然則外紀之言黨惡可知鶴齋案

封甌山公先生引作鎮山未知何據吳處厚邵武人登

進士第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攷趙氏

廢與本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

氏宋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發表宜訪其墓城為之建

祠帝覽其疏即以處厚為將作丞訪得兩墓于絳州封
侯立廟止此一節可見其為逢君之小人其與蔡確不
合久矣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牒乞憐確無
汲引意王珪為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
世楷堂

厚知安禮與珪善乃論重用官燭為自盜確密遣救豐
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而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沮
之珪為永裕山陵使辟掌殿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
徒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靜江卒當
戍漢陽確固不遠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
郡作守猶爾邪會得車蓋亭詩乃箋釋郝節山亭以聞
蓋小人與小人兩不相容無非為私心起見觀本傳所
載處厚豈有愈于確者而先生猶欲起之謂不當附傳
哉何

張浚

張浚一生無功可紀而罪不勝書富平之敗關陝盡失
符離之敗淮土日蹙皆以浚之闇愎忌忤制置乖張致
之其平生以心學自許符離師潰流血成川堅卧帳中
鼻息如雷曰我不動心耳浚之狼戾如此而妄自附于

正人雖然此其罪猶可言也曲端屢敗金師威望甚著
浚挾私憾與王庶及吳玠比誣以謀反并囑素與端有
隙之唐隨潛斃之獄此尚得謂有人心者乎最堪恨者
宋齊愈以勸進張邦昌伏法而浚劾李綱以私意殺侍
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去宋事遂不可爲矣浚
本黃潛善門客又嘗力薦汪伯彥人知沮抑綱而逐之
者汪黃也而浚實沮抑之史以汪入姦臣傳而曲譽浚
烏得爲公論乎綱旣因浚言罷陳東力言汪黃不可任
李綱不可去東竟坐誅東之死浚有力焉劾綱之客胡
理代東筆削欲以布衣操進退大臣之權勒程編置浚

之罪不可逭矣厥後浚去位綱復奏畱之浚能無愧死乎紹興七年視師淮西欲以呂祉節制鄴瓊兵岳飛爭之浚艱然怒飛乞解兵柄浚益怒乞以張宗元監其軍未幾瓊叛降劉豫浚且大恨飛韓世忠初亦有忌飛意後飛爲秦檜所陷世忠詣檜詰問且曰何以服天下而浚則安知不幸災樂既也至于薦檜可與共大事傾毀趙鼎皆班班具載于史夫浚之所申雪則宋齊愈也所親附論薦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也所彈劾則李綱陳東胡珵也所忌害則趙鼎岳飛也所誅殺則曲端也所委任則王庶吳玠唐隨鄺瓊也嗚呼孰謂浚而可以爲

正人哉

或曰浚于岳飛之死子謂其有幸心得毋深文乎子曰
非也浚之子栻與朱子友善朱子作浚行狀凡四萬三
千二百餘字推奉甚至修史者旣以栻充道學與朱子
同傳故于浚傳多恕辭焉然其彈李綱排趙鼎忌岳飛
薦秦檜猶不能爲隱往往見于他傳朱子謂浚因檜靖
康中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其天下事遂爲推
引旣覺其暗爲上言之朱子之爲浚解則善矣獨怪其
敏抵牾趙鼎事抑揚其辭若有所不滿于鼎者而爭鄙
瓊事則諱而不言賴宋史言之宋史惟朱是從而猶不

能諱此事則浚之忌飛無疑矣且檜之逐鼎自泉而漳而潮而吉陽檜命本軍月報存亡鼎知必殺已不食而死浚雖去優游近地檜死復用由此觀之浚雖不至附檜殺飛其心迹何如也或曰鼎亦嘗薦檜子何責浚之甚乎子曰正惟兩人皆薦檜而檜待兩人厚薄懸殊子所以大疑浚也學者宜參以三朝北盟會編鶴林玉露齊東野語程史鼠璞賓退錄庶得其實鶴壽案浚之罪案宋史已言之矣本傳論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先生此一段議論即從此數句生出但時論比之于諸葛亮則大謬無怪先生盡發其覆也

黃鍰代黃潛善死

世閒冤酷之事何時茂有如司農卿黃鍰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鍰方辨其非是首已斷矣其後潛善良死而鍰之命從何而償惟有史在鍰之死與潛善之生但付之適然之數此則千秋之公是非也

傅亮被擒後死

高宗本紀建炎二年正月乙未金人破永興軍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以兵降唐重傅則謂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程迪傅則謂亮先出

降衆潰案金史本紀書擒宋經置使傅亮婁室傳亦云
獲宋制置使傅亮如是而已亮特後死耳不受金官也
蓋亮爲李綱所用之人汪黃輩惡綱者并誣陷亮遂以
奪門出降之罪加之不知金史固昭昭也

史浩史彌遠史嵩之本貫不同

史浩與史嵩之同爲鄞縣人而不言是一宗觀浩子彌
遠與嵩之傳同卷而亦隔越不屬且傳中亦絕不言是
其子姓族屬然史彌鞏傳彌遠從弟彌遠柄國寄理不
獲試晚而入仕又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則爲一
宋明矣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州十二杭越湖婺明常溫

台處衢嚴秀南渡後分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處
四州爲東路慶元府本明州奉化郡紹熙五年以寧宗
潛邸升爲府縣六鄞望然則宋史于史浩傳旣云明州
鄞縣人彌遠浩子應同嵩之傳獨云慶元府鄞人其實
當如嵩之傳一律爲妙鶴壽素宋史于史彌遠後次以
鄭清之然後及史嵩之者以清
之與彌遠議廢清王竑立理宗故彌遠
之後卽敘清之非因嵩之不同本貫也

浩傳已多虛美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異議欲
城瓜洲采石厥後浚符離師潰恢復之計遂不行浩與
浚兩謬

彌遠傳初彌遠旣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

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
任愷壬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
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
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
羣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
于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此一段似是
正論而其通篇但有褒揚所謂姦惡小人一種患得患
失之意全然不見自誅李全復淮安以下寫其慎重名
器公正無私之狀宛然一古大臣規模而其最矛盾者
起復右丞相四年落起復下一段云雪趙汝愚之冤乞

褒贈賜諡

正誣史一時偽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

里呂祖儉雖已沒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

故老子外云與後一時君子窟逐不遺餘力判然如

出兩人

鶴壽案小人未嘗不慕君子之名史彌遠所以乞褒贈爲學黨人者蓋欲自附于君子耳至其

廢濟王而立理宗此乃小人之本性衆口難揜乃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斥逐之是又小人之常態作史者各據其實書之而

真情罪露矣

嵩之傳有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論嵩之不當

起復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嵩

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全載其文今略云苞苴公行政

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于今日自開

督府東南民力困于供需州縣倉卒匱于應辦輦金帛
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何
事所成何功又云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令盡
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
蒼生何又云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于趙普開國勳臣
之列而乃廁于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
目見我祖宗于地下乎云云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
之致毒云到此方露嵩之姦狀而前半篇但有褒揚全
無貶斥且言薦士三十二人後董槐吳潛皆賢相則居
然以正人許之何自相迂乎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

新編作相傳璟卿劉漢弼徐元杰皆嵩之致毒不知何
據宋史贊云嵩之因喪起復羣起攻之然固將才也史
浩彌遠父子一味退縮以爲持重已不足道嵩之何人
而史以將才許之明與其從子之言矛盾

鶴壽案以將才稱嵩之衰

揚失當璟卿書中一段云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
師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
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蔡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
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執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
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
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
叛將乘虛掎危侵軼于沅湘搖蕩于鼎澧江陵之執苟
孤則武昌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
枕而卧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
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
生靈特兀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
之無闕也盍早爲圖之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

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欲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此段議論最爲暢快卽此可見嵩之非將才而先生僅摘其八句反使閱者不能明了且下引異日國史云云亦配不上矣

敖陶孫

敖陶孫字器之崑山人宋光宗紹興五年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著詩評皆爲設喻之詞王元美多做之近沈歸愚割敖陶爲地名誤以爲姓孫稱爲孫器之

陳宜中殺鄭虎臣

縣尉鄭虎臣送賈似道至貶所而拉殺之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誠快人快事也其後陳宜中果殺虎

臣宜中以其小臣擅殺罪之誠為可恨但德祐元年宜中請誅似道方罷其相位厥後往占城不返然則宜中雖不足道尚差有人心畱夢炎宋狀元宰相阿賈似道

降元富貴苟賤無恥亦何足責惟王績翁欲合宋臣十人請于元主釋文天祥為道士夢炎曰使天祥復號召

江南置吾輩于何地天祥竟被殺欲保己身富貴惟恐天祥不死天祥求仁得仁固所願也夢炎則誠蟲蛆糞

穢矣尚出宜中下且甚遠

鶴壽案陳宜中初附贊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

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故即上書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若使知似道尚在則宜中必無此奏先生乃謂其尚有人心邪至于似道人人得而誅之故當時陳過潘文卿

請寬似道并治其黨與三學生及臺諫侍中皆上疏乞
誅似道王淪復論其不忠不孝紹興守臣聞似道歸閑
城不納婺州人聞似道至率眾爲露布逐之陳景行孫
燦更乞斬之乃放于循州使會稽縣尉鄭虎臣監押而
遂殺之誠
快事也

文天祥爲右丞相

陳桎通鑑續編云德祐二年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
密使同左丞相吳堅如元軍伯顏執天祥于軍中天祥
自元遁歸五月是卽位于福州以天祥爲右丞相兼知
樞密院事宰輔年表及本紀列傳竝同而續綱目稱樞
密使新編謂其據填海指南二錄且元人稱文丞相者
屢矣而元史世祖本紀云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以

中元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殺宋丞相文天祥當以宋史爲正

文信國是仁者安仁不是知者利仁

鶴壽案天祥臨刑南向再拜死其衣

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夫能仁至則能安仁矣先生之評是也知者尚有一聞

梁成大李知孝

王惟儉宋史記凡例云宋史至理度時疏謬尤甚如史彌遠史嵩之一代窮奇李知孝梁成大相門鷹犬而正史虛事廢揚梁李徒有官簿此必宋末子孫賄改而舊史不存無從誅姦讀之但有浩歎攷梁成大李知孝傳

非不書醜指摘論中云成大知孝甘爲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亦可謂極力貶斥矣而終無一的實事迹虛事彈擊此當是史夫其事故耳雖然宰輔執政中雖毀之徒如李昌齡姜遵但宜依漢書陶青劉舍例于他傳末附載姓名年表中具其爵位不必作傳者多矣況梁李不過臺諫侍從之流哉抑如蔡抗輩亦豪無事實而覲然居列傳中亦宜以陶青劉舍例斥之

趙延壽與葉隆禮所載異餘亦然

遼史趙延壽傳本姓劉恒山人葉隆禮作相州人遼史滄州節度使劉守文裨將趙得鈞獲延壽養爲子隆禮

作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隆禮載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厚賂云若立己爲帝卽請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令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殺之于西部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后駭難德鈞德鈞無以答不食踰年而死太宗釋延壽用之會同中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六年爲盧龍節度使八年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

遼史作魏王

太宗

初許延壽代晉復負約恨之謂人曰吾不復入龍沙矣

太宗崩延壽僞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
王元欲鎖之後二年卒元欲卽世宗也凡隆禮所記載
皆微有影響似是齊東野人之語卽此一傳遼史若全
未采取隆禮者至于韓延徽張礪張琳蕭奉堯耶律余
覲則其意髣髴相類而語殆無一合劉六符與富弼爭
論歲幣遼史削去弼語且以六符爭進貢名爲有體則
知元人所據者卽遼國之記載實未采取隆禮

魏壽案
遼天祚

帝嘗詔耶律儼修太祖以下實錄金章宗嘗詔陳大任
修遼史元托克托等僅據此二書而已葉隆禮之書則

未之
及也

蕭奉先傳當金兵未起但言其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

此必據實錄無誤若葉隆禮則爲傳聞撮拾之詞故云
爲政事令同平章事又兼樞密使所書之官迥不同當
從正史

遼史言天祚使阿骨打歌舞爲樂阿骨打端立直視辭
以不能天祚欲殺之葉隆禮以爲道宗事

徽宗天會十三年薨皇統二年復封郡王

金史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四月丙寅昏德公趙佺薨
遣使致祭及賻贈宋史徽宗本紀亦云紹興五年四月
甲子崩于五國城紹興五年卽天會十三年雖甲子至
丙寅相隔三日紀載不甚遠也大金國志熙宗紀年天

會十三年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壽五十四紀載亦同也奈何金史熙宗紀皇統元年二月乙酉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爲豫王昏德公趙佶爲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爲天水郡公攷之大金國志熙宗皇統元年竝無此文

史鑑盛稱徐武功

于謙與徐有貞構怨因有貞倡言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故恨之切齒謙本薦有貞反疑其沮已及奪門功成遂誣謙殺之英宗本不欲罪謙而有貞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于謙社稷之臣也其于明

室殆有再造功而有貞特以私憾殺之小人哉史鑑西
村集祭徐武功伯文丙子丁丑之際天理幾乎熄矣惟
公不顧殺身滅族之礙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
之倫一反乎正此蓋天生吾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
功高受誦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哉
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
公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厄此特出于身存身
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
王俱存其能免于三思之殺否邪悠悠之譚論人已然
之迹以爲監國病篤不日當薨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

之生事邀功哉羣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爲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家有釁當此之時歷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有一亂臣賊子窺伺其閒則生民之旣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彝倫斁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譚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且莫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絕倫之才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宮禁汲汲以迎復爲哉蓋

其所慮有與公同也唐之諸臣既不見非于後世則公豈宜得罪于天朝哉鑑汙私所好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可謂處士橫議矣是非天下之公不可爲異說所撓故

筆于此

鶴壽案倡南遷之議者有貞也居奪門之功者亦有貞也反覆不常真乃小人之尤奪門之事

段茂堂謂景泰帝無恙也而入其宮而奪之位以春秋書法求之必曰太上皇入于帝宮自立舍是則無書也

天子雖故物而不得以逆取之如我有寶賄既以與入不得復從而奪之景泰之卽位也受命于皇太后矣不

卽位不可以禦也先爲景泰者當如魯隱公以攝自居

聘之迎之皆盡禮既至教請復辟已乃退處臣位是叔

齊季札所爲也若英宗固讓則處之南宮率諸臣北面

而朝之時修君臣兄弟之禮且與訂皇嗣之萬無移易

若是則兄弟第之美交盡矣乃不出此而弟多行無

禮致兄積怨求逞聽羣小之謀乘其疾而爲奪門之篡

越三十二日景泰旋崩胡不爲從容復辟之天子而爲

篡竊之天子也今案此論甚正景泰之貪位英宗之奪

我行編

卷六十一

七

世楷堂

門皆非也然小人如徐有貞石亨輩烏足以知此所可
惜者有貞既玩景泰英宗于股掌之上而卽借此以行
其私憤于謀天性忠孝才略開敏自遭寇變憂國忘家
也先先後入犯終不得逞皆其功也乃甫聽宣諭卽班
見執臨刑之日陰覆翳天朝野冤之指揮多刺以酒酬
其死所都督同知陳達收其遺骸殯之而有貞方自鳴
得意焉夫以有貞之行險遠功戕賊善類誰不知之乃
有無恥小人如史鑑者爲文以祭之且極口揄揚竟比
諸狄梁公豈非咄咄怪事

蛾術編卷六十終

蛾術編卷六十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物一

斗

斗說文云十升也象形有柄當口切許氏自序譏諸生
競說字解經猥曰人持十爲斗諸生之說誠爲謬矣而
斗之爲字乃作以爲象形竟不知其如何盛米粟之
類小雅大東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云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毛傳挹斛也疏云北有斗星不可以挹斛

酒漿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今日覩斗形竝無可以挹斟之理蓋其制已亾而今之斗則圓圓而有底竝無所爲柄亦竝無所爲三畫皆偏側之形與古斗字似乎不似乎與今北斗似乎不似乎古今異制如此鶴壽案斗有二其一是量器月令云仲春之月角斗甬史記李斯傳云平斗斛度量漢律秝志云斗者聚升之量也本起于黃鐘之倫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倫合倫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此皆指量器也其一是酒器詩行葦云酒醕維醕酌以大斗毛傳云大斗長三尺也孔疏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于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常用如此之長勺也史記滑稽傳云月始不禁飲可七八斗此皆指酒器也今案量粟米之斗無大小十升而已若挹酒漿之斗則有大小攷工記云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注云勺尊升也淳于髡云一斗亦醉當是小斗容一升者若大斗或如漢禮器容五升者與古時量粟米之

斗與挹酒漿之斛大率皆有柄說文謂斗字象形者上象斗形下象其柄也斗有柄者象北斗也詩大東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天文北斗七星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斗身之方直似之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斗柄之斜曲似之孔疏以爲南斗南斗六星其前四星亦爲斗其尾二星亦爲柄總之量穀米與挹酒漿其器雖不同而其形卻相似故斛也斛也斛也斛也升也其字皆從斗聲也斡也斡也斡也斡也其字亦皆從斗詩于北斗但據酒漿言者以上文南箕簸揚已就粟米言之則下文不便重複耳竝非挹酒漿之斗有柄而量粟米之斗無柄也然其形雖同而其器則有別量粟米者十升挹酒漿者小則一升大則五升今先生混量器酒器爲一則非矣人持十爲斗者漢末隸書斗作斤似升非升似斤非斤故許氏斥之

冶氏殺矢刃長寸云云賈疏與戴震皆非

攷工記云攻金之工蔡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又云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五分其金

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又云築氏爲削長尺博寸
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冶氏爲殺矢刀
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垓戈廣二寸云云戟廣二寸有
半寸云云鄭注于冶氏下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
工似補脫誤在此也賈疏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
工者上文戈刻本脫此戟在上齊內殺矢在下齊中是
異齊今此同工不可也云似補脫誤在此者下文矢人
自造八矢殺矢彼已有此亦是彼脫漏有人于彼補脫
訖更有人補于此是誤在此也案矢人云刃長寸圍寸
鋌十之重三垓彼文注云刃長寸脫二字賈疏說非是

矢人是刮摩之工所爲非矢人之事且矢人云矢長寸
鄭注云脫二字當作長二寸則知此殺矢刃長之云必
非矢人之文而誤補在此賈蓋以補者不知矢人脫二
字而誤補之非也矢鏃是以金爲之自是攻金之工所
爲築氏既爲削殺矢與削同齊則亦築氏爲之當于敵
盡而無惡之下卽云殺矢刃長寸圍寸云云而冶氏爲
三字自在戈廣二寸之上如此則同齊者同工異齊者
異工矣鄭于冶氏不言脫二字于矢人亦不言重出鄭
固不誤賈誤耳戴震攷工記圖全依賈疏皆非鶴奇案
同齊者

同工異齊者異工二語直捷
了當然亦卽從鄭注看出

戟重十五斤

魏志典韋傳韋好持大雙戟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宋張表臣詩話以金權量較之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重三十斤耳鶴壽案此不過據古權輕于今權之說謂古之三斤當今之一斤耳但兩戟止重三十斤軍中何以震而驚之張表臣之言未可信

鍤銜

尚書呂刑其罰百鍤云云釋文引馬曰鍤銜也銜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銜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銜俗儒近是疏云六兩曰鍤蓋古語存于當時也攷工記云戈矛重三銜馬融云銜量名當與呂刑

鍤同俗儒云錡六兩爲一三不知所出耳鄭元云鍤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鍤鍤重六兩大半兩鍤錡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鍤二鍤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鍤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鍤爲錡如鄭元言一鍤之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案馬以鍤卽是錡先據一說云一錡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彼疏謂是尚書古文家說馬意不從而別引俗儒六兩爲錡以爲近是彼疏謂是今文尚書歐陽夏侯說此經鄭注已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旣不

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銖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劍上制重九銖中制七銖下制五銖彼注以九銖爲三斤十二兩七銖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銖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銖爲六兩太半兩馬融據此而以俗儒言一銖六兩爲近是是與鄭合也又治氏戈戟重三銖彼注云說文銖鍤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鍤鍤重六兩太半兩鍤銖似同矣則三銖爲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銖鍤也者尚書呂刑墨罰百鍤及大辟千鍤許氏以此銖與尚書鍤爲一云今東萊稱

云云者銜鍤輕重無文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鍤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太半兩爲鈞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云十鈞爲鍤者鍤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是鍤有六兩太半兩也云鍤銜似同者此從許君之說又弓人膠三銜彼注云銜鍤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鍤等言鍤此與冶氏言銜銜與鍤爲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鍤卽是銜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舜典疏云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

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錢錢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此鄭說呂刑錢字之明文也說文金部云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銖聲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銖力輟切又云錢銖也从金爰聲周書曰其罰百錢戶關切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銖與錢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于一處銖見周禮故于銖字下引周禮爲證錢見周書故于錢字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引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錢銖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

易也許慎從孔氏古文尚書奈字當從古作𨮒而其說以一𨮒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𨮒字之義非銖字之訓今乃入之銖字下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銖然後次以𨮒字而注其下云銖也則慎意以𨮒卽是銖俱是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𨮒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三百𨮒僅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𨮒亦只用銅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許皆傳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

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鏹說云一鏹十
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下卽繼以鄭元以爲古之
率多作鏹雖所引未全想許必不從古文說鄭鄭亦字
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戴震攷工記圖謂銖鏹字音旣
異數亦不同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鏹也六兩
太半兩者銖也二字篆體易譌遂濶爲一呂刑鏹當改
銖攷工記諸銖字皆不誤獨弓人膠三銖當改鏹一弓
之膠不過三十四銖二十五分之十四豈有至二十兩
者愚謂傳注當宗康成文字必依許慎果如震說則兩
漢魏晉諸儒無一不誤但鏹銖相似明白易見鄭許不

應不識字至此尚書今古文無直作銜者竟以意改亦
太專輒古今異制何知古人弓膠不用過多且古權輕
于今權祇當今三之一三銜實一銜也乃公然欲廢舊
訓邪又以攷工殺夫刀長寸圍寸銜十之重三垓戈廣
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銜謂垓卽是銜以此
差之知銜當輕于銜但說文及先後鄭皆不以垓爲銜

震何所據而定之邪

鶴壽案攷氏古文尚書撰異云呂刑其罰百銜今文尚書作率或作

選或作誤古文尚書作銜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徐廣曰率音副司馬貞曰舊本率亦作選攷洪書蕭望之傳云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尚書大傳云一銜六兩率與選誤皆雙聲周禮職金疏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救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銜銜者率也一率十一銜二十

五分銖之十三百錢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錢
此蓋出五經異義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其字其說皆
異古文家說錢卽率者比合伏生尚書言之耳馬季長
引賈逵說俗儒以錢重六兩俗儒者謂歐陽夏戾卽大
傳之一錢六兩也鄭孔王及小爾雅以六兩訓錢此用
今文尚書說解古文尚書也馬季長許叔重則用古尚
書說謂錢卽攷工記之錢字馬注攷工記云錢當與呂
刑錢同此許謂錢卽錢之所本也釋文引鄭注尚書云
錢六兩也集鄭注者皆不采之蓋因釋文又引賈逵說
俗儒以錢重六兩則鄭必不用俗儒說而不知馬鄭注
書用歐陽夏戾說者多矣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錢
三百七十五斤卽六兩之說也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
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錡錡謂之錢以攷工
記之錡古文尚書之錢聯合爲一此出于馬季長于此
可見小爾雅之爲僞書今案錢有三說段氏但引二說
而濁不及冶氏注六兩太半兩之說未知何故古文尚
書謂錢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百錢重三斤
今文尚書謂錢重六兩則百錢重四十一斤十兩太半
謂錢重六兩太半兩則百錢重四十一斤十兩太半兩
三者之數判然不同其謂十一銖四十一斤十兩太半兩

者所罰固太輕其謂六兩者由俗儒承訛脫去
太半兩意惟太半兩爲鈞十鈞爲緩之說近是

山節藻梲

論語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包咸曰蔡國
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節者栊也刻鏤爲山也梲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
侈也皇侃疏云山節藻梲若以注意則此非僭正言是
奢侈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攷禮記明堂位云山節藻
梲天子之廟飾也鄭注山節刻栊廬爲山也藻梲畫侏
儒柱爲藻文也禮器云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
鄭注濫盜竊也官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棊諸侯斲而

簠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疏云宮室之飾云云者此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彼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異案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校謂斲爲四校以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晉語及含文嘉并穀梁傳雖其文小異大意略同也山節藻梲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爲之君子以爲濫者是爲僭濫也管仲事亦見雜記下推鄭及作疏者意必備言天子及大夫士宮室之制者鄭明言宮室之飾無畫山藻之禮蓋此在天子亦雖用之宗廟若尋常宮室猶且不可何況公卿而管仲陪臣乃用之居室此乃破格非常之僭

故變言濫而鄭云盜竊也其實則亦僭耳夫子譏滅文仲僭禮有二其一爲居蔡尺二寸大龜諸侯所藏而文仲亦藏之然此其僭猶可言也其一爲山節藻稅則甚矣包咸有見于此故分析上一事爲僭下一事爲奢侈而皇疏亦發此意管仲與文仲同時當時列國奢僭成風相率效尤如此文二年左傳夫子譏文仲作虛器爲不知杜預謂居蔡山節藻稅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其意亦分爲二皆爲僭彼疏卽引論語鄭康成注亦以居蔡山節藻稅二者皆非文仲所當有朱子從張子并合爲一云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于節畫藻于稅也言

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如其說豈管

仲之山節藻稅亦將以奉大龜邪

鶴壽茶椽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借諸侯之

禮山節藻稅是借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但如此則

已二是二不知不應既以作虛器罪之而曰一不知也全

謝山曰滅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龜大夫家

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

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滅孫居蔡何借之有

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或以爲卽

蔡之別名其說見于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

僕句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
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滅孫恐其
笑人不讀左傳也乃若山節藻稅實係天子之廟飾管
仲借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滅孫則
未必然何則臺門反坫錢簋朱絃出自夷吾之奢汰不
足爲怪而滅孫則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
居而使妾織蒲于其中者乎蓋亦不稱之甚矣吾固知
其必無此事也然則山節藻稅將何施曰施之于居蔡
也所謂藉神以邀福也是固張子橫渠之說而朱子采

之者今之自以爲熟于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今案錢氏之說甚是故夫子不譏其僭而但言其不知家語好生篇一年俱作三年

瑚璉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鄭注皆黍稷器疏云鄭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朱子仍鄭誤

金滕啓籥

尚書金縢啓籥見書鄭注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龜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于是吉案鄭云籥開藏之管云云者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

鍵論文當言以籥啓室見書嫌文餘省之不可言籥啓故倒言啓籥也說文竹部籥字注云書僮竹筥也門部闕字注云闕下牡也然則此當从門而以竹者古字通也說文與鄭此注亦不合蓋鄭以籥爲管謂是開鍵之物者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此注合若依說文以闕爲闕下牡則闕卽是鍵而非管矣彼司門疏云管籥以啓門鍵牡以閉門故雙言啓閉此物似今之瑣匙而實與今不同鍵猶瑣中須如今所謂瑣簧管則猶瑣匙而與今瑣匙異今之瑣匙其形是牡卻有眼以受簧古之管則全是牝

形插入瑣中以韜簧者簧韜則瑣開月令孟冬云修鑣
閉慎管籥彼注云管籥搏鍵器彼疏云管籥與鍵閉別
文則非鍵閉物故云搏鍵器鄭注確不可易如說文以
籥爲鍵與鄭相反今此經啓籥若依說文解之以籥爲
鍵而謂以管開此籥于文似順乃必從鄭者鄭與周禮
禮記合又與先鄭合且使籥卽鍵閉而云啓籥則文大
鄙俗不類尚書之體故不可執說文解此經也蔡傳云
籥與鑰通說文無鑰字鎖字蔡誤以管爲鍵而云卽今
鎖也又云鑰是鎖筒鍵是鎖須插鎖中搏鍵者是鎖匙
反謂鄭及賈孔爲僞知今不知古也

鶴壽素籥假借字也說文籥字以竹

俞聲頽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管管字全不相涉關正字也說文關字從門俞聲門必蓋以白塲染之可拭去再書者故曰書僮竹管也此與有關於是橫木又以直木上貫關下地是與關有壯之別故曰關下壯也關又謂之關鍵引申之為門聲以木橫關鼎耳而舉之故謂之關鍵申之為門慎管管鍵閉是其義專主于鼎局故曰鉉也月令云修鍵閉門撐以直木撐住橫木今謂之門柵管管是直木今謂之可疑者自鄭司農以鍵為壯而月令注因之以為鍵壯閉牝不知鍵即閉也猶之管即管也安得分而為二金滕但言啓管而不待言也左傳祀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則鍵自開本不待言也蓋亦謂門下壯古無鎖鑰等具故門之管杜注管管也蓋亦謂門下壯古無鎖鑰等具故無鎖鑰等字惟確玉連環不絕謂之瑣漢以後以鐵為連環不絕以係物乃製鎖字又為是如門下壯以開鎖也乃製鑰字若金滕之管乃製鎖字又為是如門下壯以開鎖也也康成于月令注雖誤言鑰壯閉牝而云管管搏鍵器是亦以管管為撐住門闕之物也蔡傳固謬先生謂管是插入瑣中以韜簧者是直以漢後之器物而臆度周

初之制度豈非書藏龜之室將
鎖封固有事乃以匙啓之乎

碑碣

隋禮儀志開皇初定葬者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
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

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

鶴壽案說文云碑豎石也

聘禮鄭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宗廟以石窆用木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蓋窆時所用後世因此記葬者之名字事蹟于碑而易之以石豎于墓前也說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東海有碣石山然則碣之爲義本大于碑隋人以之次于碑下者但取其形特立與豎石相類而已

觚不觚

論語觚不觚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王
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此恐是
漢以來相承舊說朱子改觚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失
其制不爲棱也或云曹子建詩騰觚飛爵闌干酒器也
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木簡也西都賦設壁門
之鳳闕上觚棱而棲金爵室亦有觚孔子問禮于老聃
老聃踞竈觚而聽之竈亦有觚不必泥一物史記漢興
破觚而爲圓是也增演支離去古義益遠鶴壽案儀禮于燕大射特
性皆用觚則觚爲酒器無可疑者惟觚所受之數馬與
鄭不同許慎五經異義云今韓詩一升曰爵爵盡也足
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
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

巖也飲不能自節人所誦也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之食慎案一獻而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矣鄭駁之曰今禮角有單古書或作角有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解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解相應今案鄭氏從韓詩以觚爲二升乃與沈湏于酒爲不觚相對

箸

古禮飯以手故其飯不澤手但古非無箸故云飯黍毋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不用挾注挾猶箸也意者欲存上古杯飲樸略之意故不用箸據少牢注食黍稷用匕正義太羹兔羹有肉調者亦用匕檀弓杜蕢刀匕是共雜記匕用桑詩大東有捩棘匕毛傳匕所以載

鼎實疏煮肉實之于鼎載之者古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然則匕亦箸之類鶴壽案箸與匕絕不相類其用既殊其形亦異箸之形直用以夾物者匕之形曲有身有柄身大而柄小用以盛物者

枕

何焯曰論語曲肱而枕之枕字釋文集注悉音去聲篇韻俱上聲訓枕席去聲則引論語此句毛晃曰衾枕之枕上聲詩爾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枕去聲論語曲肱而枕之是也鶴壽案凡字音異則其義亦異如脂膏之膏讀平聲而膏潤之膏讀去聲團扇之扇讀去聲而吹扇之扇讀平聲一虛一實此類不可枚舉亦有音同而義異者如筆墨之筆讀入

聲而筆之于書作虛字
用者亦讀入聲是也

燭

由禮燭不見跋疏云小爾雅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
有蠟燭惟呼火炬爲燭火炬盡則藏所然殘本恐賓見
積本多欲退也儀禮大射儀宵則庶于執燭于阼階上
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閤人爲燭于門
外注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此大射行禮旣畢然燭
送賓之事郊特牲鄉爲田燭注田燭田首爲燭也此王
將行郊祭故郊內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
嚮郊之早此所言燭皆火炬大約卽庭燎之類檀弓曾

子寢疾童子隅坐執燭此亦火炬故須人執非如今蠟燭可範銅錫爲架而插之鶴壽案儀禮燕禮在前大射儀在後宵則庶于執燭于阼階上四句已見燕禮何以必引大射儀也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云墳大也蓋未焚曰燭執之曰燭在地曰燎廣設之則曰大燭又曰庭燎其實一也周禮故書作普燭先鄭云普燭麻燭也賈公彥曰古者未有麻燭故鄭從墳訓大古庭燎依菴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矣

鉞

昭二十七年左傳夾之以鉞定八年虞人以鉞盾夾之杜皆無注昭二十七年疏引說文鉞劔也案下文罇設諸置劔于魚中以進抽劔刺王鉞交于胸劔鉞連言則鉞非卽劔劔魚腹可藏則鉞必又長于劔廣韻鉞刃戈

也或作鈺漢書功臣表周竈以長鈺都尉擊項籍師古曰長刀兵爲刀而劍形史記作長鉞蓋作疏者引說文不全故讀之意不顯彼金部鉞字注本作劍如刀裝者此師古注之所本

方策

方策鄭注方版也策簡也朱子用之葉少蘊云木曰方竹曰策策大方小而通攷黃氏洵饒云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版小事書于竹簡案曲禮書方注方版也正義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士喪禮下篇書贈于方若九若七若五謂書物于版行列之多少物多則九行少則七

行五行春秋左傳序疏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續乃方版
版廣于簡可以竝容數行宋謝靈運傳論一簡之中音
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一簡只一行故下文方
以兩句爲對若一簡可容數行則音殊豈待言是簡之
行數與方不同服虔左傳注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伏
生所寫今文尚書酒誥每簡二十五字召誥每簡二十
二字鄭康成尚書注每簡三十字是簡之字數與方不
同版大而簡小葉說非也然又有不可不知者聘禮記
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蓋方雖大于策
惟其大而能容輒止用一版故字數限于不及百策則

編連不拘多少故字數亦無限反可多書也曲禮正義
言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與聘禮記違反非也若謂大
事書版小事書簡則可不拘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
南史執簡以往此何等大事而書于簡蓋因所書只五
字用簡已足也

蛾術編卷六十一終